

【诗歌赛区】

## 在大巴山脉瘦削的冬天

(节选)

□凹汉

深夜，  
我捕捉春风奔走



是在古老村庄的呼唤  
春风早已无法得意  
无法甜蜜与歌唱  
那些动人的往事跟着村庄消逝  
胭脂脱落，唇膏斑驳  
亲吻过我的耳朵留下温度  
那呼唤是春风嗓子发炎咽喉堵塞  
从未曾有过的略带伤感的沙哑  
托一轮明月朗照静谧村庄  
朗照村庄为归来铺满的石板路  
那呼唤是春风轻轻一声  
村后路弯弯呀，归来走哪弯  
村前水涛涛呀，归来乘哪涛  
村左园枝枝呀，归来摘哪枝  
村右坟堆堆呀  
归来跪膝哭哪堆  
春风声声急又声声慢  
头枕村庄的一夜荒凉独自发呆  
不经意就从土房瓦脊缝隙间  
掀起我衣袂飘飘  
急促追问漂泊远方的人儿呀  
为何还不归啊！还不归？

一只用触须  
叩响大地的蚂蚁



人世间所有的形容词与他无关  
用洗不尽的黝黑覆盖  
山外花花绿绿  
霓虹灯下的流光溢彩  
用一根触须扎进细胞的力量  
挡住比他强大数倍的  
城市摩天大楼  
或从一个媚眼抛来的妩媚妖娆  
一根触须抵达朗朗晴空  
一根触须深入巴山绵延  
他这一生只知道劳动热爱  
用第一根纤细的触须  
不断切割阳光  
用第二根切割流动的汗水  
用第三根切割  
被浸透饱满的玉米粒  
用第四根五根叩响苍茫大地  
向厚土输送自己全部血液  
多么卑微的希望  
也抑制不住开花结果  
缀满在绿树枝头热情的微笑灿烂  
一只用触须叩响大地的蚂蚁  
还叩响无数风雨  
叩响无数九肠十道弯  
叩响一片月色沉寂的村庄  
那么多露珠夜宿草尖  
在闪烁朴素，爱过无痕——

## 对土地的虔诚信仰和血肉深情

这一组诗写故乡、写父亲，那些人与事，都清晰在目、日夜在怀。写出了自然变迁、乡村律动，也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虔诚信仰和血肉深情。

初评委：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



##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投稿平台：<http://vip.book.sohu.com/zt/13wlwx/>

【小说赛区】

□青和

## 月亮不哭

越来越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母亲感到自卑。

他盼着哪天她过马路时被车撞死，这样可以完全摆脱她造成的“阴影”，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可是她却无处不在，不时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即便是1号到11号隔了几幢楼的距离。当时分房子，他就是一东一西故意这样安排的。本来她有个载废品的三轮车，不知被谁偷了，她只好用手拖着两只口袋。很早以前他也坐过那个车子，因为他得了湿疹，她带着他跑了好几家药铺，最后还剩五角钱，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一些陈旧的生活故事，早就被他遗忘了。

把她领到6楼后，狠狠给她甩出一张百元钞票，告诉她以后这就是家了，他太忙，会过来得少……

她心里啪嗒一下，不小心踢倒一个马扎，如突然清醒的意识。她自我安慰着：她从小没爹，混成个人不容易，我不该拖累他……

此时，站在一套等待装修的房子里，听着一位母亲和儿子的对话，他心情起伏。

很动情的一篇小说。母亲对儿子的深情，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两者之间的极不对等让人动容。“我”们都是母亲的儿女，人同此情，容易共鸣。小说在“诗艺”上还需更进一步，加强修炼。一些细节显得突兀。比如，从前面的情节看，“我”在装修房子时听到了母子对话，似乎不应产生那么强烈的作用。这里面还需要铺垫。“月亮不哭”，有深意，但没有“呈现”出来，更像一个生硬的标签。让文字入人心，不是易事。

初评委：孙书文，教授，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 何处归

着满脸横肉冲她流涎水的人。

他们的爱情是彼此忠贞的。她说：这辈子，就跟着你了，到哪里都随你，只要我要你。

他答道：为了你，我加把劲，找个活计，挣钱养活你。

说完，他俩都笑了，黑黑的瞳孔中，满是澄澈，满是纯净。

那个弄堂，最狭窄的、阴郁的、潮湿的最深处，是他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蜗牛壳，轻轻的，脆弱的，曾经装载着幻想。弄堂很深、很深、很深，如一个幽深的隧道，不知何时就把你吞掉，然后载你到下一站更幽深的地方，你无法预料，只能随它而去。

他们越来越消瘦，过了好久，家里依旧空荡荡。只有孤零零的钟幽幽地晃着，好像不知疲倦。不知何时，在红灯绿酒中，她也穿上了那种前凸后翘的旗袍，戴上了明晃晃的首饰，也成了它见的那种吸血的人，像是巨大的人身面具，撕掉这层皮后只剩空空的骷髅。

家里添了些东西，钟不再孤独了。

在昏黄幽暗的灯下，他换上了衣服，搭着灰色的手巾，准备工作。

外面一群人围着个擦鞋匠，那人已断掉了一条胳膊。脸上，尘土、鲜血，好像还有泪吧，是什么，看不太真切了，地上撒着一些东西，一个鲜红色领结，静静地躺在地上，身上落满伤痕。

他怎么了？

就是他看到您跟赵老板进去，拼命要往里冲，打了一顿还不服，就卸了他一根胳膊。你说

母亲说：“我看，这墙壁没必要刷了吧，挺光滑的。在那个卧室里做一套壁柜倒好……”

“不行！墙壁客厅要刷成淡粉绿，卧室刷成浅灰紫。不同房间有不同颜色，墙要刷，壁柜要做，门也要换。否则，女友不愿意。你得为我想想吧。再说了，我结了婚，你不要跟着过……”儿子说得决绝。

“这几十年，就是为了你以后的日子，积蓄，全花上了。”母亲低下头，怯懦地说。

“行了！你别说得那么可怜。我知道你舍不得花钱，你不要再掺和了。”

他站在一边，血忽的冲上头顶，脸发烫，尴尬得不知怎么才好。这个混蛋！他真想教训这个无礼又固执的小子。但他是他找来计算几个房间用多少涂料的，这房子可刷的面积不小，加起来要用好几桶呢。他当然希望接这个活儿，可现在他却想帮这个可怜的母亲劝服他：真没必要再刷……

僵持了瞬间，那小子摔门而去。母亲开始哭泣。

他的心很乱，没头没脑地劝慰她：“不要哭了，儿子理解

母亲是有个过程的。”

当然这话他没必要说。恍惚间，他觉得这个哭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嫌弃了多年的母亲。

他冲出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母亲家，用钥匙开门。看见她正在整理捡来的废品，一屋子的废品等待处理。他扑过去，抱住母亲的腿，大哭起来。

这个一辈子以捡破烂为生的老人，心慌得厉害，抱住儿子的头说：“儿子别哭。谁欺负你啦？你看你看，月亮都不哭。”

大白天的，哪有月亮呀？但母亲总这么说，他习惯了抬头去看，第一次，他看到了她的脸，原来母亲已经这样苍老。他的心纠结成一团草，暗暗发誓：再不准她捡废品卖，还要给她买辆小三轮骑着玩儿。要让她开心快乐。

多年前，父亲意外身亡，母亲受了刺激。小时候，他被别人欺负时，母亲常这么哄他：月亮不哭，你哭啥呀，你是坚强的男子汉……

有多少次，自己也看到过母亲哭？

这人，也敢跟您攀亲戚，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就随便把他扔到哪个巷子吧，这种人，见多了。您说扔哪就扔哪。

就扔到最深的巷子口吧。说话时她的脸僵硬了，血红的唇，颤巍巍的。

她到家了，没有卸掉那层皮，旗袍失去了曾经的光辉，变成罪衣，头发乱蓬蓬的，无论怎样都挣扎不开，它已经扎根了。他也到家了，没有换上鲜亮的衣服，没有打上鲜红的领结。这却成了他们唯一真实面对对方的时刻。

他，终于停止了呼吸。

她，躺在幽深的巷子里，牵着那断掉胳膊的手，剪刀剪破了胳膊上的血管，静静地，与他又在一起了。

弄堂里下起了小雨，吧嗒、吧嗒、吧嗒，像是回家的脚步……

上海的灯光还在变换，仿佛凌驾于整个星空之上，白天在隐藏，晚上便张狂，这里的天空好像更窄，让人觉得窒息了，但是那潮湿的气息依然还在，泥土混杂的气味还不断扑来，血红的胭脂还在弄堂里弥散……

点评

## 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无处皈依

小说描述了一对男女由农村逃奔到城市面对残酷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无处皈依，有社会批判性。小说结尾，女主人公的殉情将悲情故事推向高潮，令人感叹。小说文字优美，叙事简练。人物形象略显空洞粗糙，缺乏更有穿透力的精神审视。

初评委：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党支部书记。